

他们曾使我空虚

选

# 王朔

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同学之间  
永镇雷峰：高傲的令人无法自喜，甚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当我读了《普鲁士人》之后，我忽然觉得他也有可爱的一面。《白痴》也是同样的感觉，原来所有的自命都是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他们曾使我空虚

王朔

影响我的

10

都市篇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曾使我空虚/王朔选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99.7  
(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ISBN 7-80005-507-8

I. 他… II. 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093 号

## 他们曾使我空虚——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作 者 / 王 朔 选 编

总 体 策 划 / 丁 晓 禾

责 任 编 辑 / 邵 东 杨 彬

封 面 设 计 / 旺 忘 望

出 版 发 行 / 新 世 界 出 版 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5424(总编室)  
(010)68994118(发行部)

传 真 / (010)68326679 (010)68320635

网 址 / www.nwp.com.cn

电子 邮 件 / public@nwp.com.cn

印 刷 / 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32 850×1168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7.875

印 数 / 25001-29500 册

版 次 /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6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005-507-8 / I · 037

定 价 / 15.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王 哺

## 他们曾使我空虚

---

—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唯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摩的愿望，不跟人在一起也不惊慌。我的情感发育是通过小说完成的，那使我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一个个瞬间超越了平凡的生活。总的来说，我读小说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寻找教义，获得人生哲理指南什么的，正相反，是为了使自己更悲观。美好的东西在小说中往往被轻易毁灭，看得多了，便也怀疑现实。日

常生活很平淡，心碎的体验一般来自阅读，习惯了，也觉得是难得的享受，又安全，进而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情绪，尤其见不得那些宏大辉煌标榜 胜利成功的叙事，觉得大都是胡扯，自欺欺人，哪个人不是拼命挣扎，谁要你来激励？我不想变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中也有机会心情暗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很多时候，我还以为从小说中能发现人生的真相。

这就是我的阅读趣味，从小说中汲取堕落的勇气和抗拒生活的力量。话说的有点大，似乎又拿小说当先生当武器了，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密友，需要了，找人家聊聊，不需要了，也很久想不起来打个电话。

## 二

这里选的十个短篇小说都是曾令我有所感的。识者可以看岀我的偏好，也无非是殇情和调侃两类。《莺莺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丝美的故事》《忧国》可算殇情，《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大都是调侃，卡佛略微正经一点，博尔赫斯玩的比较深。

## 三

《莺莺传》我读的比较早，大约是十岁左右，这是我父亲书架上的一本唐传奇选本中的一篇，文言文，没怎么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稍后看的，正值青春期，听说“三言二拍”中有很多淫秽描写，当色情读物跳着看的，因此，两个小说都给误读了。到这次选编前，我都当这两篇小说是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小姐勇敢追求爱情，反封建什么的，尤其是白小姐，妖精之身，其执着不改初衷直令人类汗颜。我鼓捣电影的时候还想把这故事拍成现代城市版，情色暴力都有了批判性也挺强，也曾大发过感慨：我们的古人那时就对人性看得如此深刻，观念很前卫呢。这次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种种美丽全是后来戏曲《白蛇传》的溢美。原小说中白娘子动辄“圆睁怪眼”，与许宣的情分也不过是见面就办事儿，“放出迷人声态……喜得许宣如遇神仙”，非但如此，还是一小偷，送许宣的银子都是偷国库和别人家的，连累得许小乙一出门就吃官司。这样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作者何曾在她身上寄托过什么美好理想，只当她是妖，法海把她收了，也就如同警察关起来一个女流氓，大家松一口气。变成四大爱情传说之一，起名白素贞，倒叫人怀疑这一居心不在宣传自由恋爱，还是教妇女守节。

《莺莺传》更是无耻，那唐朝诗人玩弄完妇女，还胡

说些好男儿当不被美色所诱，进的去出的来，不墮凌云志的便宜话。这厮倒也不全说谎，也承认四个字：始乱终弃，由此可见，唐朝的文人流氓还算老实，基本事实还认帐。再后世的文人连这样的老实话都不讲了，胡扯些反封建之类大道理倒也罢了，只是不该把男人美化成痴情种子，《西厢记》文辞的确很美，只怕莺莺看了要落泪。也不是什么爱情悲剧都是社会造成的，更别说那些大量发生的性交了。

《驿站长》既甜蜜又伤感，意境近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正适合青春期少年阅读。当年这小说以及一批同类俄国伤感小说奠定了我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信仰遭遗弃被背叛的情感，能够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觉得很幸福呢，独自一人郁郁寡欢，死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很牛逼啊！

《献给爱丝美的故事》正如副标题“——怀着爱和凄楚”。读的时候我也刚从部队复员，也没打过仗，也没崩溃过，精神清醒正常得自己都腻歪，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委屈，受了亏待，想得到安慰，情感脆弱得一塌糊涂，读的时候没感觉，三个月后冷丁想起，大受感动，要不是这情绪来得太突然，眼睛没准备，来不及反应，也就哭了。那是一股柔情啊，像冷天看见一支烛光，心灵受到温暖也就够了。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男孩的谜语：墙和墙说什么——在拐弯那儿碰头。

三岛由纪夫的《忧国》比较特别，这小说是我去年才看的。这个作家早就知道，当年他切腹自杀时我们这里的

报纸还批判过他。一直也认为此人是个狂热分子，生活方式超过文学成就。承蒙作家出版社惠赠一套“三岛系列”，才开始认真读他。这人的华丽文风给我很深刻印象，现在我也不能说喜欢他，这人是不可以亲近的。《忧国》可说是作者用文字演习了一遍切腹的过程，感官刺激极为强烈，使人既厌恶又情不自禁受到吸引，可以把文字变得像鲜血一样触目惊心也是登峰造极的能力了吧。我们这里也有像他那样壮怀激烈的人，文字水平在三岛之上，只是这种事不能光说说就完的，要当那样的人，也要去做，那才叫人无话可说。别人可以夸夸其谈，你不可以！信仰，是要喝血的，真正有信仰的人用不着拿别人的血去喂。

#### 四

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欧·亨利就不必多说了，这老先生是专门幽默的，小说连起来也可拍很长的情景喜剧。《刎颈之交》相当于咱们这儿的“两肋插刀”，都说的是男人间的一种神话，我叫“流氓假仗义”。其实你早该发现调侃的绝好对象是什么，都是那吹得很大的东西。

毛姆的《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我是在一本侦探小说集里看到的，也不能算严格的侦探小说，还是写人，活画了一个狂妄的杀手嘴脸。我是狂热喜欢英国作家写的侦探小说，他们用词极其讲究，翻译过来也很精当，几乎无一

例外的喜欢调侃，以至荒诞，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

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关于他，每个中国人都乐意把他当成是自己一伙的，我就别跟大伙抢他了。我想绕一点舌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同样是直指重大历史问题的若干结论的。这问题大约是太重大了，已容不下任何文字的风趣，仅仅提出商榷，态度就很不严肃，很调侃了。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小说，更像是抄资料，但其骇人听闻令读者手脚冰凉足可与最好的惊险小说一比。初读之下，我只有一个反应：太反动了！那可真是把我们的很多观念颠倒了一个儿。

卡佛这个《他们不是你丈夫》是一充数的，与上四人比，不值一提。就是那种很佳构很典型的短篇小说，丝丝入扣写一日常心理，滴水不漏，看完也觉得好，仅此而已，谁都能写，归入调侃比较勉强。

# 目 录

1	序/他们曾使我空虚	王朔
1	莺莺传	(中国) 元稹
12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中国) 冯梦龙
48	驿站长	(俄罗斯) 普希金
65	献给爱丝美的故事	(美国) 杰·大·塞林格
98	忧国	(日本) 三岛由纪夫
130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英国) 威廉·索默塞特·毛姆
182	刎颈之交	(美国) 欧·亨利
195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205	采薇	(中国) 鲁迅
228	他们不是你丈夫	(美国) 雷蒙德·卡佛

## (中国)元 積

## 莺 莺 传

贞元<sup>①</sup>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sup>②</sup>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sup>③</sup>。蒲之东十余里，有僧

①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② 登徒子——战国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说楚国的登徒子，其妻貌丑，登徒子却与她生了五个孩子。

③ 蒲——蒲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

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于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sup>①</sup>，緒其亲，乃异派之从母<sup>②</sup>。是岁，浑瑊<sup>③</sup>薨于蒲。有中人<sup>④</sup>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sup>⑤</sup>，令于军，军由是戢<sup>⑥</sup>。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sup>⑦</sup>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sup>⑧</sup>，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sup>⑨</sup>，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撝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睠容<sup>⑩</sup>，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sup>⑪</sup>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sup>⑫</sup>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

① 张出于郑——张生的母亲是郑氏。

② 异派之从母——异派，家族中的另一支。从母，母亲的姐妹。

③ 浑瑊——唐代将领，为绛州节度使。

④ 中人——宦官。

⑤ 总戎节——主持军务。

⑥ 戢 (jí，音集)——整肃。

⑦ 饌——摆下酒席。

⑧ 孤嫠未亡——古时寡妇自称之词。未亡，未亡人。

⑨ 属师徒大溃——碰上军队大乱。

⑩ 眷 (suì，音碎) 容——容貌丰泽的样子。

⑪ 双脸销红——两颊现出绯红。

⑫ 抑而见——强制出来相见。

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sup>①</sup>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sup>②</sup>，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sup>③</sup>，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sup>④</sup>矣。尔其谓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sup>⑤</sup>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sup>⑥</sup>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sup>⑦</sup>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

① 因其德——凭借你对崔家的恩德。

② 纨绮间居——和女人在一起。

③ 纳采问名——指纳聘、卜吉凶等定婚手续。参见《李娃传》“六礼”注。

④ 索我于枯鱼之肆——到卖鱼干的店铺里寻找我，言下之意是说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典出《庄子·外物》。

⑤ 非语——不合礼教的言语。

⑥ 岁二月旬有四日——即当年二月十四日。

⑦ 既望——过了十五日，即十六日。

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sup>①</sup>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sup>②</sup>。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囊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sup>③</sup>，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

① 数（shǔ，音暑）——数落，即责备。

② 觉（jiào，音叫）之——叫醒他。

③ 辨色而兴——辨色，天色微明，刚能看清事物的时候。兴，起床。

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囊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sup>①</sup>，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sup>②</sup>，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辨，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sup>③</sup>，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sup>④</sup>，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

① 宛无难词——好象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② 刀札—指写文章等。刀札，古代用刀于竹、木简上刻字，然后连缀成篇。

③ 文调及期——科举考试的日子将到。

④ 序——乐曲的序曲。

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sup>①</sup>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欢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sup>②</sup>。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sup>③</sup>。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sup>④</sup>。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抚琴之挑<sup>⑤</sup>，鄙人无投梭之拒<sup>⑥</sup>。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幘<sup>⑦</sup>。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

① 花胜——古代妇女戴在头上状如花朵的装饰物。

② 便安——安稳，安适。

③ 斂(yì)，意义）——厌倦。

④ 不忒(tè，音特)——不变。

⑤ 抚琴之挑——汉代司马相如以琴挑引卓文君，卓文君因与之私奔。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参见《游仙窟》“卓文君”注。

⑥ 投梭之拒——《晋书·谢鲲传》载，谢鲲调戏邻女，被邻女用梭子打落了两个门牙。

⑦ 侍巾幘——服侍梳头戴巾。这是与人为妻的婉转说法。

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sup>①</sup>。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sup>②</sup> 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sup>③</sup> 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sup>④</sup> 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sup>⑤</sup> 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风吹过庭竹，莺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sup>⑥</sup>，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红。言自瑶华浦<sup>⑦</sup>，将朝碧玉

① 犹托清尘——“追随在你的身边”的一种客气说法。

② 儿——唐宋时代妇女自称之辞。

③ 杨巨源——蒲州人，字景山，曾任国子司业，与作者是朋友。

④ 潘郎——晋代潘岳。见《游仙窟》“潘安仁”注。

⑤ 萧娘——唐时对女子的泛称。

⑥ 绛节随金母——绛节，神仙的仗仪。金母，神话中的西王母。

⑦ 瑶华浦——与下文的“碧玉宫”，俱指仙人居住之处。此处借用指莺莺和张生的住所。